

科幻视野下的中国故事

◎ 金理

《小时代3》刚上映,据说破了一连串纪录,网上有人哀叹脑残粉的力量巨大。如果放到一年前,我肯定也会这般的愤愤,不过现在态度似乎有些改变。改变源于一位“80后”的小说家——飞氖,中国科幻“新生代”中最年轻的代表。他目前就读于清华,兼具理工科的学业背景与浓厚的文学情结,以贾立元的本名撰写学术论文,以“飞氖”的笔名创作科幻小说。刚读完他的小说集《中国科幻大片》,真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比如这篇《苍天在上》,飞氖将我们带到华夏文明的鸿蒙时代,先民们为了在宇宙坍塌、天地闭合的危险中生存下去,不得不退化为虫豸形态匍匐于地,唯有一个身上流淌上古“鹰熊”血脉、名为Ugnap的巨人,以一己之力扛住苍天,并于临死前奋力一搏,使得天地终于分开。历史重新开始,而虫豸亦再度进化为人,且赋予拯救他们的“英雄”以一个新的名字:Pangu(盘古)。飞氖描绘的末日图景,只是上古神话?日渐从神圣领域退出,浸没在世俗的技术和手段中,我们匍匐在地上彼此张望……这不就是当下现实么?我不知道百多年后的人们如何看待21世纪初叶中国的青年人,也许后来者会

选取前面那一段中占据市场份额最大的小说或影视作品作为镜像,于是看到了“小时代”里的欲望征逐,看到大小官场、办公室里的“步步惊心”……我多么希望后来者也能看到飞氖的小说,任何逼仄而充盈着权谋、交易的时刻,任何“蚂蚁爬啊爬”的地方,总会有人探出头来,就像飞氖笔下的巨人奋力一搏,张扬一种血性而伟岸的人性。

《蝴蝶效应》则以科幻形式来讲述“中国故事”,这个中国是多重意义上的:首先是中国古代历史、神话与典籍,比如三章分别以逍遥游、沧浪之水、九章算术命名;其次是现代中国的思索与抗争,尤其通过鲁迅这个意象表达出来;再次是当下的流行趣味,引入大量西方科幻大片,这些大片已不仅仅是“外部”资源,你看那么多“80后”抱着重温童年记忆的心态而涌进电影院看《变形金刚》,你就无法再去区分这是外来的制作还是我们自己的趣味投射。飞氖的作品是在以上几者杂糅的意义上讲述“中国故事”。中国故事是近年来文坛热议的关键词,我特别反感以某种“寻根”的姿态去拼凑太多浪漫与抽象的符号。飞氖倒是很忠实于中国青年人当下的生命经验。《蝴蝶效应》杂糅了那么多

中西、古今、雅俗的资源,错杂、交织、重叠甚至凌乱,乍看上去特别吻合今天这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代表象。我读这个小说的时候一直想到鲁迅,这不仅是因为《蝴蝶效应》中有不少关于鲁迅的“故事新编”——比如在《异次元杀阵》的题名下再写“无物之阵”的故事,也不仅是因为小说集的题词“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就来自鲁迅;而是出于一个强烈的感受:今天我们身上密集了那么多眼花缭乱的语义、信息、符号,但也可以说是一无所有。这恰是鲁迅式的辩证法“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竹内好语)。我们必须忠实于这样的当下处境:一方面沉迷于一个丰富、充裕甚至过剩、泛滥的时代,另一方面在各种“好名称”、“好花样”的背后产生“虚无”的自觉,最后“无中生有”,通向真正自由的创造。我想飞氖之所以起意致敬,肯定是共感到了鲁迅式“铁屋子”的困境和绝望中抗战的勇气。很多人觉得“80后”写作是缺乏经典意识的,现在以飞氖为例证可以反驳这种皮相之见。我还要强调的是:今天我们青年人和鲁迅相遇,不是说要取法某种

文学技巧、接续某种文学传统,而是置身当下的生活感受,逼使我们摸索到了鲁迅这一份经典的资源。

最后回到本文开头的话题。对于郭敬明式的文学占据市场,我曾表达过忧虑。严锋老师安慰我:不用担心,现在青年的阅读取向非常多元,绝不会只喜欢郭小四一人。他的意思是:在郭敬明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异质的风格,他举出以飞氖为代表的年轻的科幻作家,还包括夏笳、陈楸帆、宝树……后来我就开始读飞氖,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仅上面提到的这四位青年科幻作家中就有三位是郭敬明旗下的签约作者。然而我所谓的“改变”也是从这时开始的。肯定有朋友会觉得我少见多怪:郭敬明是商业资本的代表,商业资本肯定吞噬一切的,什么东西它就吸纳、招安什么,“为我所用”。——是不是结论到此为止?我想,我主要谈的不是郭敬明那股力量的性质,而是面对今天这样复杂的文化环境时,我们自己的选择和立足点在哪里?当这些写作科幻的年轻人在商业市场和个人探索之间寻找回旋余地的时候,我们应该努力尝试去感知他们在多方博弈的间隙里、那种“借水行舟”的尝试。与其去区分市场、文学,或者再把文学划分为雅、俗,还不如去关注各种板块的缝隙间,是否存在产生新意义与可能的空间,也许目前这些空间还很暧昧、不稳定,但我想,这正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珍重的地方。

新书推荐

《大河湾》(英)V. S. 奈保尔著,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二次大战结束后,欧洲人纷纷自殖民地撤退,非洲国家也一个个独立起来,迈向现代世界。然而急速的变革带给非洲人民的只是茫然、不安和骚动,抗争四起,到处都是流血叛变。奈保尔未曾明言《大河湾》发生于何处,但《大河湾》写的,就是刚果那段内战频仍、人民流离失所的历史。此书入选《纽约时报》20世纪100部最佳英语小说。

《永恒之民 无所畏惧》(以色列)莎妮·布瓦安茹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耶尔·埃维莎格和丽是一同长大的好朋友,她们曾在以色列的一个与黎巴嫩接壤的沙漠小镇上生活,在活动大篷车组建的教室里上课,分享成长的秘密,消磨少年时光,后来又一起被征兵,分别经历了战时纷乱。耶尔成为武器教官,埃维莎格终日在守护塔内盯着监视器,丽则被分配到边境检查站当军警。残酷冰冷的军营并没能扼杀青春的悸动……本书的魅力之一在于它撕裂了战争的麻木和单调,再现了战争给记忆、思想、情感和亲密关系带来的创伤。

《王勉散文精选》王勉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颇具看点的散文作品,收录了作者的100篇散文精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勉的散文创作及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著名作家贾平凹认为“王勉散文创作的表现手法,更多的借物言志,借景抒怀。他的语言热烈,思想敏锐,善于写人,善于写事,善于描摹事件中的小人物,解剖他们的命运,理解他们的痛苦,触摸小人物生命生存的无奈,有意揭示人性的本质”。《羊肉烧酒》、《茶馆写意》等篇入选多个散文选本。

《一平方英寸的宁静》(美)汉普顿,(美)葛洛斯基著,商务出版社出版

曾获艾美奖的声音生态学家戈登·汉普顿带着录音器材和测量音量的分贝计,好奇又深情地倾听大地多彩的自然之声。他与旅程中邂逅的人细说寂静,耐心倾听。抵达目的地华盛顿特区时,汉普顿已完成饶富意义又令人难忘的美国“声音心电图”,并在当地拜会联邦官员,极力主张保护自然的寂静。“一平方英寸的宁静”不仅仅是一本书而已,也是真实存在的地方,位于美国华盛顿州奥林匹克国家公园霍雨林实际的方寸之地,可能是美国最后留有自然寂静的地方之一。

《城乡中国》周其仁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5年来及其同人陆续以实地调研的形式,深入调查了中国很多地方城乡的情况,在《城乡中国》一书中,将城乡之间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后果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娓娓道来,试图增加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认识,找出沸沸扬扬的城镇化改革的症结,消除城乡之间的巨大分隔。也期望让更多的读者通过《城乡中国》了解和思考今日的中国和未来的发展,找到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契机和出发点。

细心探讨“被接受的美学”

◎ 吴自然



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变化,看起来只是多了“移动”两个字,而实质上宣示了一个新时代的真正开启。这个时代,就是真正的消费者主权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的价值上升为第一价值。消费者主权时代对未来中国商业甚至整体社会形态的塑造,不亚于一场革命。无论是传统企业抑或是个体创业者,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如何赢得用户芳心?

史贤龙先生的《魅力的智造》不是一本高深的学术理论著作,也不是一本追求噱头但内容空乏的平庸之作,而是展示作者

宽广的视野、系统的思维以及严密的逻辑。从产品到品牌,从战术到战略,从实业到金融,都有涉及。格局宏大,案例新鲜,观点前沿,很接地气。我尤其认同的是用创造力来为产品增加魅力,从系统的角度来经营产品的魅力。不少中国企业都在哀叹产品的同质化,而具体又是怎么做到的呢?品质优秀的产品,搞一个难看的LOGO和包装;开工厂动辄就投资千万甚至上亿,请设计师和研发人员又舍不得花大价钱;为了点蝇头小利,不惜破坏美好的生态环境……这些决策背后有

一个共同的逻辑,那就是不重视知识、创意、环境等无形资产的价值,不重视商品的人文价值尤其是商品背后消费者的价值和内心感受,所以中国市场,遍地可见知名度很高的牌子,但真正消费者内心喜爱、富有灵魂的品牌却很稀缺,没有魅力的产品,哪来真正的品牌?

消费者主权时代,“喜欢”成为消费者选择商品的关键词之一,多中心、社群化、全链接的新生态环境中,人的个性和需求将会得到极大的张扬。《魅力的智造》一书,可贵在,说的是商品新理论“如何赢得芳心”,但说的更是新时代、新环境,如何寻找与他人的合理关系,要细心去探讨一种“被接受的美学”。

记录一个纪录片时代

◎ 王小龙

记忆是牙掉了留下的豁口,总让你忍不住去舔它。辞去纪录片编辑室的制片人职务,有了一点胡思乱想的时间,我就在键盘上慢吞吞地打字,写一些有关系没关系的纪录片的笔记。开头几篇还打印出来给几位同事看,说有意思,有些事一些过程连我们都不知道。真没什么意图,就空下来闲得慌,权当练习打字。想到同行和同事可能会看,就尽量写得好玩一点。中间的十七篇文章,基本上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

这些文字随写随贴在作家陈村主持的网上论坛“小众菜园”,朋友们会跟贴,表示他们对纪录片的理解和对纪录片人的善意。于是写得兴起,也是讨好读者,打字下笔就开始留意文字和叙述方法,不过基本真实是不用怀疑的,即使是故事化戏剧性的,也还是一个纪录片人在说话,虚构不来。网文断续贴出,连接起来就是前面六篇的样子。

后九篇是论文、谈话之类。前两篇早一点,大约写在1999年,发表在中国纪录片学会选编的论文集中。

书名《从悲情故事到生活喜剧》(一个纪录片人的趣味随笔),算是对二十年来上海纪录片发展的一句话概括。“悲情故事”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本地纸媒对“纪录片编辑室”栏目不无揶揄的形容。后来,我们有了一个认识,“悲情故事”不妨继续,但是,能不能真正地关注常态、记录常态中的生活喜剧?这喜剧的概念要大一点,大概类似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不仅是题材的拓展,让更多的平凡人物进入纪录片,让民间影像进入屏幕和影院,因此才有更大的可能、更多的机会。从悲情故事到生活喜剧,应该是我们作为纪录片人主体意识



的醒悟和创作理念的开放,观察和记录的方式也主动多了,叙事手段、人物刻画和环境营造都能看到显而易见的长进。

在幸免于灾难的森林中,树木的一滴汁液,有可能成为多年

后的琥珀。我相信影像记录的作品成立以后,它的价值是与日俱增的,当然,读解也会趋向多元。我的这些备注似的文字,因为写得具体,应该不会限制纪录片本身引发的感想和自由发挥,有兴趣有机会去看我提到的纪录片,就当什么也没说好了。我自己也这样,别说学者、记者和观看者的议论,就是作者自己的说法也不当真,自己去看。

可以承诺,日后将写出一本不一样、厚一点的书来,包括这些年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那些顿悟和不懈、侥幸和沮丧、喜出望外和灰头土脸的时刻,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将更多更好地跳将出来。承诺就是欠债,一定写,这些年,人和事,太有趣。(此为《从悲情故事到生活喜剧》后记)